



南史卷二十三

不列傳第十三

裴實王誕

兄弟偃
瑩從弟亮

魚刺王華

從弟琨

王惠

從弟藻
藻弟子瑩

王誕

子絢
或兄子蘊

王誕

南史卷二十三

列傳

一

裴實王誕兄弟偃瑩從弟亮

魚刺王華從弟琨

王惠從弟藻藻弟子瑩

王誕子絢或兄子蘊

王誕

王誕

王誕

王誕

王誕

王誕

王誕

漢書四十五卷
卷之二十三
列傳
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歎美因而用之襲
爵雒鄉侯爲會稽王世子元顯後軍長史琅邪內史誕
結事元顯嬖人張法順故見寵元顯納妾誕爲之親迎
隨府轉驃騎長史內史如故元顯討桓立欲悉誅諸桓
誕救桓脩等由此得免脩誕甥也及立得志將見誅脩
爲陳請乃徙廣州盧循據廣州以誕爲其平南府長史
甚賓禮之誕久客思歸乃說循曰下官與劉鎮軍情味
不淺若得北歸必蒙任寄時廣州刺史吳隱之亦爲循
所拘留誕又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
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誕及隱之俱

得還誕爲宋武帝太尉長史盡心歸奉帝甚仗之盧循
自蔡洲南走劉毅固求追討誕密白帝曰公旣平廣固
復滅盧循則功蓋終古勳無與二如此大威豈可使餘
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耳今旣喪敗不宜
復使立功帝納其說後爲吳國內史母憂去職武帝伐
劉毅起爲輔國將軍誕固辭以墨經從行時諸葛長人
行太尉留府事心不自安武帝甚慮之毅旣平誕求先
下帝曰長人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人知下
官蒙公垂盼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爲無虞可少安其意
帝笑曰卿勇過賁育矣於是先還後卒追封作唐縣五

等侯子詡早卒誕兄嘏字偉世侍中左戶尚書始興公嘏子偃垂佩令之偃字子游母晉孝武帝女鄱陽公主宋受禪封永成君偃尚宋武帝第二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常保偃縛諸庭樹時天夜雪噤凍久之偃兄恢排閤詬主乃免偃謙虛恭謹不以世事關懷位右光祿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恭公與公同法亦六一長子藻位東陽太守尚文帝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媛公主性妬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景和中主讒之於廢帝藻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宋世諸主莫不嚴妬

明帝每疾之湖熟令袁愔妻以妬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敷當尚孝武帝女上乃使人爲敷作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輪蔽伏用憂惶臣寒門悴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荆釵布裙足得成禮每不自解無偶迄茲媒訪莫尋素族弗問自惟門慶屢降公主天恩所覃庸及醜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徵命所當果膺茲舉雖門泰宗榮於臣非倖仰緣聖貸冒陳愚實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

桓溫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矣足以違禍王偃無
仲都之質而保雪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
深井謝莊殆自害於矇叟殷沖幾不免於強鉏彼數人
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吞悲茹氣無
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往來出入人理
之常當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闕門之期
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唯交友離異乃亦兄弟疎闊
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待錢帛之私節其言
笑姆妳爭媚相勸以嚴尼媪競前相諂以急第令必凡
庸下才監子皆葭萌愚豎議舉止則未閑是非聽言語

則謬於虛實姆妳敢恃耆舊唯贊妬忌尼媪自唱多知
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
食詰辯與誰衣被故弊必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
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疎求出則
疑有別意召必以三晡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
晚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
一生之內與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逆裙袂向
席則醜老叢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
容致斥禮有列媵象有貫魚本無媢嫡之嫌豈有輕婦
之誚今義絕傍私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辭

輒云輕易我又竊聞諸主聚集唯論夫族緩不足爲急者法急則可爲緩者師更相扇誘本其恒意不可貸借固實常辭或云野敗去或云人笑我雖日家事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復彊佞頗經學涉戲笑之事遂爲冤魂褚駿憂憤用致天絕傷理害義難以具聞夫螽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妬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圭之門往往絕嗣駙馬之身通離釁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責前後嬰此其人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隔天朝故吞言咽理無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親以公臣之鄙懷可得自

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位或由才升一叨婚戚成成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實非唯止陳一已規全身願實乃廣申諸門受患之切伏願天慈照察特賜蠲停使燕雀微羣得保叢蔚蠢物憐生自己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剪髮投山竄海帝以此表遍示諸主以諷切之并爲戲笑元徽中臨川主表求還身王族守養弱嗣許之藻弟懋字昌業光祿大夫封南鄉侯懋子瑩諱白美撫靈州懋瑩字奉光選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義興太守代謝超宗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懋求書屬瑩

求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唯大恥愧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鮑美鮓麇朮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大忿言於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久之後歷侍中東陽太守以居郡有惠政遷吳興太守齊明帝勤憂庶政瑩頻處二郡皆有能名還爲中領軍隨王長史意不平改爲太子詹事中領軍永元初政由羣小瑩守職而已不能有所是非及尚書令徐孝嗣誅瑩頗綜朝政啓取孝嗣所居宅及取孝嗣封名枝江縣

侯以爲已封從弟亮謂曰此非盛德也瑩怒曰我昔從東度爲吳興束身登岸徐時爲宰相不能見知相用爲領軍長史今住其宅差無多慙時人咸謂失德亮旣當朝於瑩素雖不善時欲引與同事遷尚書左僕射未拜會護軍崔惠景自京口奉江夏王內向瑩拒惠景於湖頭衆敗瑩赴水乘舫入樂遊因得還臺城惠景敗瑩還居領軍府梁武兵至復假節都督宮城諸軍事建康平瑩乃以宅還徐氏初爲武帝相國左長史及踐阼封建城縣公累遷尚書令瑩性清慎帝深善之時有猛獸入郭上意不悅以問羣臣羣臣莫對瑩在御筵乃斂板答

日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錄御圖虎象來格帝
大悅衆咸服焉十五年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丹陽尹旣爲公須開黃閣宅前促欲買南隣朱侃半宅
侃懼見侵貨得錢百萬瑩乃回閣向東時人爲之語曰
欲向南錢可貪遂向東爲黃銅及將拜印工鑄印六鑄
而龜六毀及成頭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薨
諡曰靜恭少子實嗣起家祕書郎尚梁武帝女安吉公
主襲爵建城縣公爲新安太守實從兄來郡就求告實
與銅錢五十萬不聽於郡及道散用從兄密於郡市貨
還都求利及去郡數十里實乃知命追之呼從兄上岸

盤頭令卒與杖搏頰乞原劣得免後爲南康嗣王湘州
長史長沙郡王三日出襖實衣冠傾崎王性方嚴見之
意殊惡實稱主名謂王曰蕭玉誌念實殿下何見憎王
驚赧卽起後密啓之因此廢錮

亮字奉叔瑩從父弟也父攸字昌達仕宋位太宰中郎
贈給事黃門侍郎亮以名家子宋末選尚公主拜駙馬
都尉歷任祕書丞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爲
士林使工圖其像亮亦預焉累遷晉陵太守在職清公
有美政時有晉陵合沈嶺之性麤疎好犯亮諱亮不堪
遂啓代之嶺之怏怏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

明府諱若爲攸字當作無骹尊傍犬爲犬傍無骹尊若是有心攸無心攸乞告示亮不履下牀跪而走噴之撫掌大笑而去建武末累遷吏部尚書時右僕射江祐管朝政多所進拔爲士所歸亮自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始亮未爲吏部郎時以祐帝之內弟故深友祐祐爲之延譽益爲帝所器重至是與祐情好攜薄祐昵之如初及祐遇誅羣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內寵亮弗能止外若詳審內無明鑒所選用拘資次而已當時不謂爲能後爲尚書左僕射及東昏肆虐亮取容以免梁武帝至新林內外百僚皆道迎其不能拔者亦間路送誠款亮

獨不遣及東昏遇殺張稷仍集亮等於太極殿前西鍾下坐議欲立齊湘東嗣王寶暉領軍瑩曰城閉已久人情離解征東在近何不諮問張稷又曰桀有昏德鼎遷于殷今實微子去殷項伯歸漢之日亮默然朝士相次下牀乃遣國子博士范雲齋東昏首送石頭推亮爲首城平朝士畢至亮獨後裴履見武帝帝謂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因泣而去霸府開以爲大司馬長史梁臺建授侍中尚書令固讓乃爲侍中中書監兼尚書令及受禪遷侍中尚書令中軍將軍封豫寧縣公天監二年轉左光祿大夫元日

朝會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別省語笑自若數日詔公卿問訊亮無疾色御史中丞樂藹奏亮大不敬論棄市詔削爵廢爲庶人四年帝宴華光殿求讜言尚書左丞范縝起曰司徒謝朓徒負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令王亮頗有政體陛下棄之如彼愚臣所不知帝變色曰卿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帝不悅御史中丞任昉因奏縝妄陳褻貶請免縝官詔可亮因屏居閉掃不通賓客遭母憂居喪盡禮後爲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卒諡煬子王華字子陵誕從祖弟也祖蒼衛將軍會稽內史父廡司徒右長史晉安帝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廡

下母憂在家恭檄令起兵廡卽聚衆應之以女爲貞列將軍以女人爲官屬及國寶死恭檄廡罷兵廡起兵之際多所誅戮至是不復得已因舉兵以討恭爲名恭遣劉牢之擊廡廡敗走不知所在長子泰爲恭所殺華時年十三在軍中與廡相失隨沙門釋曇冰逃使提衣襪從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曇冰罵曰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衆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還吳以父存没不測布衣蔬食不交游者十餘年宋武帝欲收其才用乃發廡喪使華制服服闋武帝北伐長安領鎮西將軍北徐州刺史辟華爲州主簿後爲別駕歷職著稱

文帝鎮江陵爲西中郎主簿諮議參軍文帝未親政事
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尚物不欲人在已前邵性豪每行
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牽車從者不過兩三人以矯之
嘗相逢華陽若不知是邵謂左右曰此鹵簿甚盛必是
殿下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邵白服登城爲
華所糾邵坐被徵華代爲司馬文帝將入奉大統以少
帝見害不敢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
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
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畏廬陵嚴斷將來必
不自容殿下寬叡慈仁所知已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

悠悠之論殆必不然羨之亮晦又要檀道濟王弘五人
同功孰肯相讓勢必不行今日就徵萬無所慮帝從之
曰卿復欲爲吾之宋昌矣乃留華總後任上卽位以華
爲侍中右衛將軍先是會稽孔甯子爲文帝鎮西諮議
參軍以文義見賞至是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甯子
先爲何無忌安成國侍郎還東修宅令門可容高蓋隣
里笑之甯子曰大丈夫何常之有甯子與華竝有富貴
之願自羨之等執權日夜構之於文帝甯子嘗東歸至
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甯子命去之曰此殺君亭不可泊
也華每閑居諷詠常誦王粲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

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每切齒憤叱歎曰當見
太平時否元嘉二年甯子卒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
將軍侍中如故宋世唯華與南陽劉湛不爲飾讓得官
卽拜以此爲常華以情事異人未嘗預宴集終身不飲
酒有宴不之詣若有論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車就之
及王弘輔政而弘弟曇首爲文帝所任與華相埒華常
謂已力用不盡每歎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安
四年卒年四十三九年以誅羨之功追封新建縣侯諡
曰宣孝武卽位配享文帝廟庭子定侯嗣卒子長嗣坐
罵母奪爵以長弟佟紹封齊受禪國除

琨華從父弟也父懌不辨菽麥時以爲殷道矜之流人
無肯與婚家以獵婢恭心侍之遂生琨初名崑崙懌後
娶南陽樂玄女無子故卽以琨爲名立以爲嗣琨少謹
篤爲從伯司徒謚所愛宋武帝初爲桓脩參軍脩待帝
厚後帝以事計圖脩猶懷昔顧使王華訪素門嫁其二
女華爲琨娶大女以小女適潁川庾敬度亦是舊族除
琨郎中駙馬都尉奉朝請先是琨伯父廡得罪晉世諸
子並從誅唯華得免華宋世貴盛以門衰提攜琨恩若
同生爲之延譽歷位宣城義熙太守皆以廉約稱華終
又託之宋文帝故琨屢居清顯孝建中爲吏部郎吏曹

南史卷二十三 列傳
選局貴要多所屬請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爲用兩門生江夏王義恭嘗屬琨用二人後復屬琨答不許出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琨無所取納表獻祿奉之半鎮舊有鼓吹又啓輸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後爲歷陽內史上以琨忠實徙爲寵子新安王北中郎長史再歷度支尚書加光祿大夫初琨從兄華孫長襲華爵新建縣侯嗜酒多愆失琨表以長將傾基緒請以長小弟佟嗣焉琨後出爲吳郡太守

遷中領軍坐在郡用朝舍錢三十六萬營餉三宮諸王及作絳襖奉獻軍用左遷光祿大夫尋加太常及金紫加散騎常侍廷尉虞劼議社稷各一神琨案舊糾駁不爲屈時劼見寵朝廷歎琨強正明帝臨崩出爲會稽太守加都督坐誤竟囚降爲冠軍順帝卽位進右光祿大夫順帝遜位百僚陪列琨攀畫輪獺尾慟泣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旣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噎不自勝百官人人雨淚齊高帝卽位領武陵王師加侍中時王儉爲宰相屬琨用東海郡迎吏琨使謂曰語郎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容

復奪之遂不過其事尋解王師及高帝崩琨聞國諱牛不在宅去臺數里遂步行入宮朝士皆謂曰故宜待車有損國望琨曰今日奔赴皆自應爾遂得病卒贈左光祿大夫年八十四琨謙恭謹慎老而不渝朝會必早起簡閱衣裳料數冠幘如此數四或爲輕薄所笑大明中尚書僕射顏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琨時爲度支尚書要琨同聽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授傳行每至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莫不撫手嗤笑琨容色自若師伯後爲設樂邀琨琨不往中領軍劉劭晚節有栖退志表求東陽郡尙書令袁粲以

下莫不贊美之琨曰永初景平唯謝晦殷景仁爲中領軍元嘉有到彥之爲人望才譽劭不及也近聞加侍中已爲怏怏便求東陽臣恐子房赤松未易輕擬其鯁直如此而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盃輒云此酒難遇鹽豉薑蒜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琨手自賦之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須紫樹左右欲營辦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樹在匣中不須更作檢取果得焉而避諱過甚父名懌母名恭心並不得犯焉時咸謂矯枉過正

王惠字令明誕從祖弟也祖劭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祿

南史卷二十三 列傳
大夫惠幼而夷簡爲叔父司徒謚所知恬靜不交游未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羣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訓應言清理遠瞻等慙而退宋武帝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卽以爲行參軍累遷世子中軍長史時會稽內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都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言唯覺逢人耳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交言靈運辯博辭義鋒起惠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陂焉嘗臨曲水風雨暴至坐者皆馳散惠徐起不異常日

不以霑濡而改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武帝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袁曜卿旣而曰吾得其人矣曜卿不得獨擅其奇乃以惠居之宋少帝卽位以蔡廓爲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卽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得輒聚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以廓不拜惠卽拜事異而意同也兄鑒頗好聚斂惠意不同謂曰何用田爲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何用食爲其標寄如此卒贈太常無子
球字禧玉司徒謚之子惠從父弟也少與惠齊名宋武帝受命爲太子中舍人宜都王友轉諮議參軍文帝卽

位王弘兄弟貴動朝廷球終日端拱未嘗相往來弘亦雅敬之歷位侍中中書令吏部尚書時中書舍人徐爰有寵於上上嘗命球及殷景仁與之相知球辭曰士庶區別國之章也臣不敢奉詔上改容謝焉球簡貴勢不交游筵席虛靜門無異客曇首常云禱玉亦是玉卮無當耳旣而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竝執重權領動內外球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居選職接客甚稀不視求官書疏而銓衡有序遷光祿大夫領廬陵王師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專以政事爲本刀筆幹練者多被意遇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施爲自

富貴復那可解球兄子履深結劉湛委誠義康與劉斌等球每訓厲不納自大將軍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流涕訴義康不願違離故復爲從事中郎文帝甚銜之及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爲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謂汝何履怖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何憂左右扶郎還齋亦以球故履免死廢於家殷景仁卒球除尚書僕射王師如故素有腳疾多病還家朝直至少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謂尚書何尚之曰當今乏才羣下宜加戮力而王球放恣如此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公應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責也義恭

又面啓文帝曰王球誠有素譽頗以物外自許端任要切或非所長帝曰誠知如此要是時望所歸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任蓋所以崇素德也遂見優容後以白衣領職十八年卒時年四十九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無子從孫奐爲後

王彧字景文球從子也祖穆字伯遠司徒謚之長兄位臨海太守父僧朗仕宋位尚書右僕射明帝初以后父加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元公彧名與明帝諱同故以字行伯父智少簡貴有高名宋武帝甚重之常言見王智使人思仲祖武帝與劉穆之討劉毅而智在焉他

日穆之白武帝曰伐國重事公言何乃使王智知武帝笑曰此人高簡豈聞此輩論議其見知如此爲宋國五兵尚書封建陵縣五等子追贈太常智無子故父僧朗以景文繼智幼爲從叔球所知憐美風姿爲一時推謝袁粲見之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哺歎亦復可觀有一客少時及見謝混答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爲野父矣粲惆悵良久曰恨眼中不見此人景文好言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名文帝嘗與羣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爲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稱善文帝甚相欽重故爲明帝娶景文妹而以景文之

南史卷二十三 列傳
名名明帝武帝第五女新安公主先適太原王景深離
絕當以適景文景文固辭以疾故不成婚襲爵建陵子
元凶以爲黃門侍郎未及就孝武入討景文遣間使歸
款以父在都下不獲致身事平頗見嫌責猶以舊恩累
遷司徒左長史上以散騎常侍舊與侍中俱掌獻替欲
高其選以景文及會稽孔顛俱南北之望以補之尋復
爲司徒左長史以姊墓開不臨赴免官後拜侍中領射
聲校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太子中庶子坐與奉朝請
毛法因蒲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景和元年爲尚
書右僕射明帝卽位加領左衛將軍尋加丹陽尹遭父

憂起爲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固辭僕射出爲江州刺史
加都督服闋乃受詔封江安縣侯固讓不許後徵爲尚
書左僕射領吏部揚州刺史加太子詹事不願還朝求
爲湘州不許時又謂景文在江州不能潔已景文與上
幸臣王道隆書深自申理景文屢辭內授上手詔譬之
曰尚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宮詹事用人雖美職次
政可比中書令耳庶姓作揚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鐵竝
處之不辭卿清令才望何愧休元毗贊中興豈謝干木
綢繆相與何後殷鐵邪司徒以宰相不應帶神州遠遵
先旨京口鄉基義重密邇畿內又不得不同驃騎陝西

任要由來用宗室驃騎旣去巴陵理應居之中流雖曰
閑地控帶二江通接荆郢經塗之要由來有重鎮如此
則揚州自成闕刺史卿若有辭便不知誰應處之此選
大備與公卿疇懷非聊爾也固辭詹事領選徙爲中書
令常侍僕射揚州如故又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常侍
揚州如故景文固辭太傅上遣新除尚書右僕射褚彥
回宣旨不得已乃受拜時太子及諸皇子竝小上猶爲
身後計諸將帥吳喜壽寂之之徒慮其不能奉幼主並
殺之而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又疑其將來難
信乃自爲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王字

指景文弓長張字指張永景文彌懼乃自陳求解揚州
詔答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爲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
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顏師伯白衣僕射橫行尙書中
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遷爲令居之
不疑今旣省錄令便居昔之錄至置省事及幹僮竝依
錄格粲作令來亦不異爲僕射人情向粲淡然亦復不
改常以此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兢不卿今雖作揚州
太子太傅位雖貴而不關朝政可安不懼差於粲也卿
虛心受榮有而不爲累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溝壑
之憂張單雙災木鴈兩失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

運夫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蹋高
崖之脩幹與深谷之淺條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晉將
畢萬七戰死於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
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
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易忘其已然爲教者每
誠貴不誠賤言其貴滿好自恃也凡名位貴達人以存
懷泰則觸人改容否則行路嗟愕至如賤者否泰不足
以動人存亡不足以絀數死於溝瀆困於途路者天地
之間亦復何限人不係意耳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賤
何必易安但人生自應卑慎爲道行已用心務思謹惜

若乃吉凶大期正應委之理運遭隨參差莫不由命也
既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先見正是依稀於理言可行
而爲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
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爲之
戰慄而乃遇中興之運袁顛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皆羨
之謂爲陵霄駕鳳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狂主語人云
越王長頸鳥喙可與共憂不可共樂范蠡去而全身文
種留而遇禍今主長頸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尙書中久
不去必危遂求江南縣諸都令史住京師者皆遭中興
之慶人人蒙爵級宰逢義嘉染罪金木纏身性命幾絕

卿耳目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預圖邪上既有疾而諸弟並已見殺唯桂陽王休範人才本劣不見疑出爲江州刺史慮一旦晏駕皇后臨朝則景文自然成宰相門族強盛藉元舅之重歲暮不爲純臣泰豫元年春上疾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使謂曰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因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敕至之夜景文政與客棊扣函着復還封置局下神色怡然不變方與客棊思行爭劫竟斂子內奩畢徐謂客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酒至未飲門客焦度在側憤怒發酒覆地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

中文武可數百人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爲我百口計乃墨啓答敕并謝贈詔酌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時年六十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懿長子絢

絢字長素早惠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應聲答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及長篤志好學位祕書丞先景文卒諡曰恭世子絢弟績吏刺自喜甘黜美績字叔素弱冠祕書郎太子舍人轉中書舍人景文以此授超階令績經年乃受景文封曲安侯績襲其本爵

爲始平縣五等男元徽末爲黃門郎東陽太守齊武帝
爲撫軍吏部尚書張岱選績爲長史呈選牒高帝笑曰
此可謂素望再遷義興太守輒錄郡吏陳伯喜付陽羨
獄欲殺之縣令孔道不知何罪不受績教爲有司奏坐
白衣領職後長兼侍中武帝出射雉績信佛法稱疾不
從永元元年卒於太常謚靖子績女適武帝寵子安陸
王子敬永明二年納妃脩外舅姑之敬武帝遣文惠太
子相隨往績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去當世榮之
績弟約齊明帝世數年廢錮梁武帝時爲太子中庶子
嘗謂約曰卿方當富貴必不容久滯屈及帝作輔謂曰

我嘗相卿當富貴不言卿今日富貴便當見由歷侍中
左戶尚書廷尉績長子儁不慧位止建安太守儁子克
克美容貌善容止仕梁歷司徒右長史尚書僕射臺城
陷仕侯景位太宰侍中錄尚書事景敗克迎侯王僧辯
問克曰勞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次問璽紱何在克默
然良久曰趙平原將去平原名思賢景腹心也景授平
原太守故克呼焉僧辯乃誚克曰王氏百世卿族便是
貴朝而墜仕陳位尚書右僕射也又事寧桂吉國思強
蘊字彥深或兒子也父楷太中大夫楷人才凡劣故蘊
不爲羣從所禮常懷恥慨家貧爲廣德令明帝卽位四

方叛逆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
叔父景文常誡之曰阿答汝滅我門吾蘊曰答與童烏
貴賤異童烏絢小字答蘊小字也及事寧封吉陽男歷
晉陵義興太守所莅竝貪縱後爲給事黃門侍郎桂陽
之逼王道隆爲亂兵所殺蘊力戰重創御溝側或扶以
免事平撫軍長史褚澄爲吳郡太守司徒左長史蕭惠
開明言於朝曰褚澄開城以納賊更爲股肱大郡王蘊
被甲死戰棄而不收賞罰如此何憂不亂褚彥回慙乃
議用蘊爲湘州刺史及齊高帝輔政蘊與沈攸之連謀
事敗斬於秣陵市不言今日富貴則當景由烈對中

奐字道明或兄子也父粹字景深位黃門侍郎奐繼從
祖球故小字彥孫年數歲常侍球許甚見愛奐諸兄出
身諸王國常侍而奐起家著作佐郎琅邪顏延之與球
情款稍異常撫奐背曰阿奴始免寒士奐少而強濟叔
父景文常以家事委之仕宋歷侍中祠部尚書轉掌吏
部昇明初遷丹陽尹初王晏父普曜爲沈攸之長史常
懼攸之舉事不得還奐爲吏部轉普曜爲內職晏深德
之及晏仕齊武帝以奐宋室外戚而從弟蘊又同逆疑
有異意晏叩頭保奐無異志時晏父母在都請以爲質
武帝乃止永明中累遷尚書右僕射王儉卒上欲用奐

爲尚書令以問晏晏位遇已重意不推奐答曰柳世隆有勳望恐不宜在奐後乃轉左僕射加給事中出爲雍州刺史加都督與寧蠻長史劉興祖不睦十一年奐遣軍主朱公恩征蠻失利興祖欲以啓聞奐大怒收付獄興祖於獄以針畫漆合盤爲書報家稱枉令啓聞而奐亦馳信啓上誣興祖扇動荒蠻上知其枉敕送興祖還都奐恐辭情翻背輒殺之上大怒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閣將軍曹道剛領兵收奐又別詔梁州刺史曹武自江陵步出襄陽奐子彪凶愚頗干時政士人咸切齒時文顯以漆匣匣箠在船中因相誑云臺使封刀斬王

彪及道剛曹武文顯俱至衆力旣盛又懼漆匣之言於是議閉門拒命長史殷叡奐女壻也諫曰今開城門白服接臺使不過檻車徵還隳官免爵耳彪堅執不從叡又曰宜遣典籤間道送啓自申亦不患不被宥乃令叡書啓遣典籤陳道齊出城便爲文顯所執叡又曰忠不背國勇不逃死百世門戶宜思後計孰與仰藥自全則身名俱泰叡請先驅螻蟻又不從奐門生鄭羽叩頭啓奐乞出城迎臺使奐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啓自申政恐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慮遂出戰敗走歸土人起義攻州西門彪登門拒戰却之司馬黃瑤起

南史卷二十三 列傳
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奐奐聞兵入禮佛未
及起軍人斬之彪及弟爽弼殷叡皆伏誅奐長子太子
中庶子融融弟司徒從事中郎琛於都棄市餘孫皆原
宥琛弟肅乘竝奔魏後得黃瑤起鬻食之弟佃女爲長
沙王晃妃以男女竝長又且出繼特不離絕奐旣誅故
舊無敢至者汝南許明達先爲奐參軍躬爲殯斂經理
甚厚當時高其節奐弟份

份字季文仕宋位始安內史袁粲之誅親故無敢視者
份獨往致慟由是顯名累遷大司農奐誅後其子肅奔
魏份自拘請罪齊武帝宥之肅屢引魏人至邊份嘗因

侍坐武帝謂曰比有北信不份改容對曰肅旣近忘墳
栢寧遠憶有臣帝亦以此亮焉後位祕書監仕梁位散
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兼起部尚書武帝嘗於宴席問羣
臣曰朕爲有爲無份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
帝稱善後累遷尚書左僕射歷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
監丹陽尹卒諡曰胡子長子琳字孝璋位司徒左長史
琳齊代取梁武帝妹義興長公主有子九人竝知名長
子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駙
馬都尉銓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爲銓
錫二玉可謂玉昆金友母長公主疾銓形貌瘠賤人不

復識及居喪哭泣無常因得氣疾位侍中丹陽尹卒於衛尉卿子溥字伯淮尚簡文帝女餘姚公主八以爲銓弟錫字公嘏幼而警悟與兄弟受業至應休散輒獨留不起精力不倦致損右目十三爲國子生十四舉清茂除祕書郎再遷太子洗馬時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敕錫與祕書郎張纘使入宮不限日數與太子游狎情兼師友又敕陸倕張率謝舉王規王筠劉孝綽到洽張緬爲學士十人盡一時之選錫以戚屬封永安侯普通初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敕中書舍人朱异接之善明彭城舊族氣調甚高負其才氣酒酣謂异曰南國辯學

如中書者幾人异曰异所以得接賓宴乃分職是司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見使善明乃曰王錫張纘北間所聞云何可見异具啓聞敕卽使南苑設宴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論經史兼以嘲謔錫纘隨方酬對無所稽疑善明甚相歎挹他日謂异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爲國引宴之日敕使左右徐僧權於坐後言則書之累遷吏部郎中時年二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時知兼比羸病庶務難擁安能捨其所好而徇所不能乃稱疾不拜便謝遣胥徒拒絕賓客掩扉覃思室宇蕭然諸子温清隔簾趨倚公主

乃命穿壁使子涉湜觀之卒年三十六贈侍中諡貞子
錫弟僉世襲而尚退不詣公辭決不拜僉字公會八歲丁父憂哀毀過禮初補國子生祭酒袁
昂稱爲通理累遷始興內史丁所生母憂固辭不拜又
除南康內史在郡義興主薨詔起復郡後爲太子中庶
子掌東宮管記卒贈侍中元帝下詔賢而不伐曰恭追
諡曰恭子僉弟通世襲而尚退不詣公辭決不拜
通字公達仕梁爲黃門侍郎敬帝承制以爲尚書右僕
射陳武帝受禪遷右僕射太建元年爲左光祿大夫六
年加特進侍中將軍光祿佐吏扶竝如故未拜卒諡曰

成弟勸

勸字公齊美風儀博涉書史恬然清簡未嘗以利欲干
懷仕梁爲輕車河東王功曹史王出鎮京口勸將隨之
蕃范陽張纘時典選舉勸造纘言別纘嘉其風采乃曰
王生才地豈可游外府乎奏爲太子洗馬後爲南徐州
別駕從事史大同末梁武帝謁園陵道出朱方勸隨例
迎候敕令從輦側所經由川莫不顧問勸隨事應對咸
有故實又從登北顧樓賦詩辭義清典帝甚嘉之時河
東王爲廣州刺史乃以勸爲冠軍河東王長史南海太
守王至嶺南多所侵掠因懼罪稱疾委州還朝勸行州

府事越中饒沃前後守宰例多貪縱勸獨以清白著聞
入爲給事黃門侍郎侯景之亂奔江陵歷位晉陵太守
時兵飢之後郡中彫弊勸爲政清簡吏人便安之徵爲
侍中遷五兵尚書會魏軍至元帝徵湘州刺史宜豐侯
蕭循入援以勸監湘州及魏平江陵敬帝承制以爲中
書令加侍中歷陳武帝司空丞相長史侍中中書令竝
如故及蕭勃平以勸爲廣州刺史未行改爲衡州刺史
王琳據有上流衡廣攜貳勸不得之鎮留于大庾嶺太
建元年累遷尚書右僕射時東境大水以勸爲晉陵太
守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請立碑頌勸政德詔許之徵

爲中書監重授尚書左僕射領右軍將軍卒諡曰溫子

勸弟質爲皇太子

質字子貞少慷慨涉獵書史梁世以武帝甥封甲口亭
侯位太子中舍人庶子侯景濟江質領步騎頓于宣陽
門外景軍至都質不戰而潰爲桑門潛匿人間城陷後
西奔荊州元帝承制歷位侍中吳州刺史領鄱陽內史
魏平荊州侯瑱鎮益城與質不協質率所部依于留異
陳永定二年武帝命質率所部隨都督周文育討王琳
質與琳素善或譖云於軍中潛信交通武帝命文育殺
質文育啓救之獲免文帝嗣位以爲五兵尚書宣帝輔

政爲司徒左長史坐招聚博徒免官後爲都官尚書卒
諡曰安子弟固晉武宣軍中散騎交敏元帝命文宣弟
固字子堅少清正頗涉文史梁時以武帝甥封莫口亭
侯位丹陽尹丞梁元帝承制以爲相國戶曹屬掌管記
尋聘魏魏人以其梁氏外戚待之甚厚承聖元年爲太
子中庶子遷尋陽太守魏剋荊州固之鄱陽隨兄質度
東嶺居信安縣陳永定中移居吳郡文帝以固清靜且
欲申以婚姻天嘉中歷位中書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
以其女爲皇太子妃禮遇甚重廢帝卽位授侍中金紫
光祿大夫宣帝輔政固以廢帝外戚妬媼恒往來禁中

頗宣密旨事洩比黨皆誅宣帝以固本無兵權且居處
清素止免所居官禁錮太建中卒於太常卿諡恭子固
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終
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魏因宴饗祭請停殺
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
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子寬位侍中

論曰王誕夙有名輩而間關夷險卒獲攀光日月蓋亦
得其時焉奉光奉叔竝得官成齊代而亮自著寒松斯
爲優矣瑩印章六毀豈鬼神之害盈乎景文弱年立譽
芳聲籍甚榮貴之來匪由勢至若使泰始之朝身非外

恬靜樂山水求爲天門太守及之郡妻弟荊州刺史桓
玄遣信要令過已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正當欲見
其姊我不能爲桓氏贅壻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彌年
不迎山郡無事恣其游適意甚好之後爲南平太守去
官居作唐縣界玄輔政及篡位屢召不下宋武帝以爲
車騎從事中郎徐州中從事史征西將軍道規諮議參
軍時府主簿宋協亦有高趣道規竝以事外相期嘗共
酣飲敬弘因醉失禮爲外司所白道規卽便引還重申
初讌永初中累遷吏部尚書敬弘每被召卽便祇奉旣
到宜退旋復解官武帝嘉其志不苟違也除廬陵王師

加散騎常侍自陳無德不可師範令王固讓不拜元嘉
三年爲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
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
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上甚不悅雖加禮
敬亦不以時務及之六年遷尚書令固讓表求還東上
不能奪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給親信三十人及
東歸車駕幸冶亭餞送十二年徵爲太子少傅敬弘詣
都上表固辭不拜東歸上時不豫自力見焉十六年以
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詣都表辭
竟不拜東歸二十三年復申前命復辭明年薨於餘杭

之舍亭山年八十八順帝昇明三年追諡文貞公敬弘
形狀短而起坐端方桓立謂之彈棊發八勢所居舍亭
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故時人謂之王東山文帝嘗
問爲政得失對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左右
嘗使二老婦女戴五條辮著青紋袴襪飾以朱粉女適
尚書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遇尚之
不在因寄齋中臥俄頃尚之還敬弘還使二婦女守閤
不聽尚之入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於是移
於他室上將爲廬陵王納其女辭曰臣女幼旣許孔淳
之息子恢之被召爲祕書郎敬弘求爲奉朝請與恢之

書曰彼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
處不競之地文帝嘉之竝見許敬弘見兒孫歲中不過
一再相見見輒剋日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或
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之教甯越不聞被捶恢之位新安
太守嘗請假定省敬弘剋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
盡恢之求辭敬弘呼前至閤復不見恢之於閤外拜辭
流涕而去恢之弟瓚之位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諡
貞子瓚之弟昇之位都官尚書瓚之子秀之山資曰
秀之字伯奮幼時祖父敬弘愛其風采仕宋爲太子舍
人父卒廬於墓側服闋復職吏部尚書褚彥回欲與結

婚秀之不肯以此頻爲兩府外兵參軍後爲晉平太守
暮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
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
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爲王晉平恐
富求歸仕齊爲豫章王疑驃騎長史疑於荊州立學以
秀之領儒林祭酒武帝卽位累遷侍中祭酒轉都官尚
書秀之祖父敬弘性貞正徐羨之傅亮當朝不與來往
及致仕隱吳興與秀之父瓚之書深勗以靜退瓚之爲
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
是朝隱及柳元景顏師伯貴要瓚之竟不候之至秀之

爲尚書又不與王儉款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轉
侍中領射聲校尉出爲隨王鎮西長史南郡內史後爲
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秀之先爲諸王長史行事便歎曰
仲祖之識見於已多便無復仕進止營理舍亭山宅有
終焉之志及除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爲之到郡修舊
山移置輜重隆昌元年卒遺令朱服不得入棺祭則酒
脯而已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
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諡曰簡子
延之字希季昇之子也少靜默不交人事仕宋爲司徒
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褚彥回以啓宋明帝卽敕材官

爲起三間齋屋歷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宋德旣衰齊高帝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語曰二王居平不送不迎高帝以此善之昇明三年出爲江州刺史加都督齊建元元年進號鎮南將軍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將軍劉湛外甥竝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爲第一延之爲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武聞之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故邪韜字長明陳留人晉金紫光祿大夫裕玄孫也爲南兗州別駕刺史江夏王義恭逆求資費錢韜曰

此朝廷物執不與宋孝武選侍中四人竝以風貌王彧謝莊爲一雙韜與何偃爲一雙常充兼假至始興王師卒延之居身簡素清靜寡慾凡所經歷務存不擾在江州祿俸外一無所納獨處齋內未嘗出戶吏人罕得見焉雖子弟亦不妄前時時見親舊未嘗及世事從容談詠而已後爲尚書左僕射尋領竟陵王師卒諡簡子子綸之字元章爲安成王記室參軍偃仰召會退居僚末司徒袁粲聞而歎曰格外之官便今日爲重貴游居此位者遂以不掌文記爲高自綸之始也齊永明中歷位侍中出爲豫章太守下車祭徐孺子許子將墓圖畫

陳蕃華歆謝鯤像於郡朝堂爲政寬簡稱良二千石武帝幸琅邪城綸之與光祿大夫全景文等二十一人坐不參承爲有司奏免官後位侍中都官尚書卒自敬弘至綸之竝方嚴皆剋日乃見子孫蓋家風也綸之子昕有業行居父憂過禮謝瀟欲遣參之孔珪曰何假參此豈有全理以憂卒

峻字茂遠秀之子也少美風姿善容止仕齊爲桂陽內史梁天監初爲中書侍郎武帝甚悅其風采與陳郡謝覽同見賞擢累遷侍中吏部尚書處選甚得名譽峻性詳雅無趨競心嘗與謝覽約官至侍中不復謀進仕覽

自吏部尚書出爲吳興郡平心不畏強禦亦由處俗情薄故也峻爲侍中已後雖不退身亦淡然自守無所營務遷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卒謚惠子子琮爲國子生尚始與王女繁昌主琮不慧爲學生所嗤遂離婚峻謝王王曰此自上意僕極不願如此峻曰下官曾祖是謝仁祖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媾爲門戶耳

王鎮之字伯重晉司州刺史胡之之從孫而裕之從祖弟也祖耆之位中書郎父隨之上虞令鎮之爲剡上虞令竝有能名桓玄輔晉以爲大將軍錄事參軍時三吳饑荒遣鎮之銜命賑卹而會稽內史王愉不奉符旨鎮

之依事糾奏愉子綏立之外甥當時貴盛鎮之爲所排抑以母老求補安成太守以母憂去職在官清潔妻子無以自反乃棄官致喪還上虞舊墓葬畢爲子標之求安復令隨子之官服闋爲征西道規司馬南平太守後爲御史中丞執正不撓百僚憚之出爲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宋武帝謂人曰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嶺南弊俗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營去官之日不異初至武帝初建相國府爲諮議參軍領錄事善於吏職嚴而不殘遷宋臺祠部尚書武帝踐阼卒於宣訓衛尉弟弘之

弘之字方平少孤貧爲外祖徵士何準所撫育從叔獻

之及太原王恭竝貴重之仕晉爲司徒主簿家貧性好山水求爲烏傷令桓立輔晉桓謙以爲衛軍參軍時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母隨兄鎮之之安成郡弘之解職同行義熙中何無忌及宋武帝辟召一無所就家在會稽上虞從兄敬弘爲吏部尚書奏弘之爲太子庶子不就文帝卽位敬弘爲尚書左僕射陳弘之高行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卽著以採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

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王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賤曰會境旣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竝多居之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戎先業旣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弘之元嘉四年卒顏延之欲爲作誄書與其子曇生日君家高世之善有識歸重豫染豪翰所應載述

况僕託慕末風竊以敘德爲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誄竟不就曇生好文義以謙和見稱歷吏部尚書太常卿孝武末爲吳興太守明帝初興與四方同逆戰敗歸降被宥終於中散大夫阮萬齡陳留尉氏人祖思曠左光祿大夫父寧黃門侍郎萬齡少知名爲孟昶建威長史時袁豹江夷相係爲昶司馬時人謂昶府有三素望萬齡家在會稽剡縣頗有素情位左戶尚書太常出爲湘州刺史無政績後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曇生弟普曜位秘書監普曜子曇之專撰劉宋書帝昶益姓曇字休默一字士彥仕宋初爲建安國左常侍稍至車

騎晉熙王燮安西板晏主簿時齊武帝爲長史與晏相遇府轉鎮西板晏爲記室沈攸之事難隨武帝鎮益城齊高帝時威權雖重而衆情猶有疑惑晏便專心奉事軍旅書翰皆見委性甚便僻漸見親待常參議機密建元初爲太子中庶子武帝在東宮專斷朝事多不聞啓晏慮及罪稱疾自疎武帝卽位爲長史兼侍中意任如舊遷侍中祭酒遭母喪起爲司徒左長史晏父普曜藉晏勢多歷通官普曜卒晏居喪有禮永明六年爲丹陽尹晏位任親重自豫章王疑尚書令王儉皆降意接之而晏每以疎漏被責連稱疾久之轉爲江州刺史泣不

願出留爲吏部尚書太子右率終以舊恩見寵時尚書令王儉雖貴而疎晏旣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官欲依王導諡爲文獻晏啓上曰導乃得此諡但宋來不加素族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十一年爲右僕射領太孫右衛率武帝崩遺旨以尚書事付晏及徐孝嗣鬱林卽位轉左僕射及明帝謀廢立晏便響應接奉轉尚書令封曲江縣侯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時明帝形勢已布而莫敢先言蕭湛兄弟握兵權遲疑未決晏頻三夜微步詣湛議時人以此窺之明帝與晏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如何

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給班劔三十人又加兵百人領太子少傅進爵爲公以魏軍動給兵千人晏篤於親舊爲時所稱至是自謂佐命唯新言論常非武帝故事衆始怪之明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斥料簡武帝中詔得與晏手詔三百餘紙皆是論國家事永明中武帝欲以明帝代晏領選晏啓曰鸞清幹有餘然不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乃止及見此詔愈猜薄之帝初卽位始安王遙光便勸誅晏帝曰晏於我有勲且未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下帝默然變色時帝常遣心腹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采聽異言由是以

晏爲事晏性浮動志欲無厭自謂旦夕開府又望錄尚書每謂人曰徐公應爲令又和徐詩云槐序候方調其名位在徐前若三槐則晏不言自顯人或譏之晏人望未重又與上素疎中興初雖以事計委任而內相疑阻晏無防意旣居朝端事多專決內外要職竝用周旋門義每與上爭用人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客語好屏人上聞疑晏欲反遂有誅晏意有鮮于文粲與晏子德元往來密探朝旨告晏有異志又左右單景儁陳世範等采巫覡言啓上云晏懷異圖是時南郊應親奉景儁等言晏因此與武帝故主帥於道中竊發會獸犯郊

南史卷二十四 列傳
壇帝愈懼未郊前一日上乃停行先報晏及徐孝嗣孝
嗣奉旨而晏陳郊祀事大必宜自力景儁言益見信元
會畢乃召晏於華林省誅之下詔顯其罪稱以河東王
鉉識用微弱欲令守以虛器竝令收付廷尉晏之爲員
外郎也父普曜齋前栢樹忽變成梧桐論者以爲梧桐
雖有栖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及晏敗果如之又未敗
前見屋桷子悉是大蛇就視之猶木也晏惡之乃以紙
裹桷子猶紙內搖動菽菽有聲又於北山廟答賽夜還
晏辭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禁
制識者云此不復久也未幾而散晏子德元有意尚位

車騎長史德元初名湛武帝曰劉湛江湛竝不善終此
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及誅晏弟詡位少府卿敕未
登黃門郎不得畜女伎詡與射聲校尉陰玄智坐畜伎
免官禁錮十年赦特原詡亦篤舊後拜廣州刺史晏誅
上遣殺之舉士黃烈王千貝蕭思靈又吳潛願嵩之刺
思遠晏從父弟也父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
弘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敬元並栖退高尚故思遠少
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
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栢與廬江何昌
寓沛郡劉璉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爲庶人思

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爲備筭總訪求素對傾家送
遣齊建元初歷竟陵王司徒錄事參軍太子中舍人文
惠太子與竟陵王子良素好士竝蒙賞接思遠求出爲
遠郡除建安內史長兄思玄卒思遠友于甚至表乞自
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武帝乃許之仍除中書郎大司
馬諮議詔舉士竟陵王子良薦思遠及吳郡顧暲之陳
郡殷叡時邵陵王子貞爲吳郡除思遠爲吳郡丞以本
官行郡事論者以爲得人後拜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
昭略賊私思遠依事劾奏明帝及思遠從兄晏昭略叔
父文季竝請止之思遠不從案事如故建武中遷吏部

郎思遠以晏爲尚書令不欲竝居內臺權要之職上表
固讓乃改授司徒左長史初明帝廢立之際思遠謂晏
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
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
失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
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
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晏旣不能謙
退位處朝端事多專斷內外要職竝用門生帝外迹甚
美內相疑異思遠謂曰時事稍異兄覺不凡人多拙於
自謀而巧於謀人晏默然不答思遠退後晏方歎曰天

下人遂勸人自殺旬日晏及禍明帝後知思遠有此言
謂江祐曰王晏早用思遠語當不至此思遠立身簡潔
諸客有詣己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
與促膝雖然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明帝
從祖弟季敞性甚豪縱使詣思遠令見禮度都水使者
季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
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
論從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思遠言其兩反也上旣誅
晏思遠遷爲侍中掌優策及起居注卒年四十九贈太
常諡曰貞子思遠與顧嵩之善嵩之卒後家貧思遠迎

其妻子經恤甚至嵩之字士明少孤好學有義信位太
子中舍人兼尚書左丞

王韶之字休泰胡之從孫而敬弘從祖弟也祖羨之鎮
軍掾父偉之少有志尚當世詔命表奏輒手自書寫泰
元隆安時事大小悉撰錄位本國郎中令韶之家貧好
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謂之曰困窮如此何
不耕答曰我常自耕耳父偉之爲烏程令韶之因居縣
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爲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得父舊
書因私撰晉安帝陽秋及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卽除著
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敘事辭論可觀遷尚

書祠部郎晉帝自孝武以來常居內殿武官主書於中
通呈以省官一人管詔誥住西省因謂之西省郎傅亮
羊徽相代在職義興十一年宋武帝以韶之博學有文
辭補通直郎領西省事轉中書侍郎晉安帝之崩武帝
使韶之與帝左右密加酖毒恭帝卽位遷黃門侍郎領
著作西省如故凡諸詔黃皆其辭也武帝受命加驍騎
將軍黃門如故西省職解復掌宋書坐璽制謬免黃
門事在謝晦傳韶之爲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
子弘廞子華竝貴顯韶之懼爲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傅
亮等少帝卽位遷侍中出爲吳郡太守羨之被誅王弘

入相領揚州刺史弘雖與韶之不絕諸弟未相識者皆
不復往來韶之在郡常慮爲弘所繩夙夜勤勵政績甚
美弘亦抑其私憾文帝兩嘉之韶之稱爲良守徵爲祠
部尚書加給事中坐去郡長取送故免官後爲吳興太
守卒撰孝傳三卷文集行於世宋廟歌辭韶之所制也
子曄位臨賀太守
王悅之字少明晉右軍將軍羲之曾孫也祖獻之中書
令父靖之司徒左長史爲劉穆之所厚就穆之求侍中
如此非一穆之曰卿若不求久自得之遂不果悅之少
厲清操亮直有風檢爲吏部郎隣省有會同者遺悅之

餅一甌辭不受曰此費誠小然少來不願當之宋明帝
泰始中爲黃門郎御史中丞上以其廉介賜良田五頃
以爲侍中在門下盡其心力掌檢校御府太官太醫諸
署時承奢侈之後姦竊者衆悅之按覆無所避得姦巧
甚多於是衆署共呪詛悅之病甚恒見兩烏衣人捶之
及卒上乃收典掌者十許人桎梏之送淮陰密令度瓜
步江投之中流

王准之字元魯晉尚書僕射彬之孫也會祖彪之位尚
書令祖臨之父納之竝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悉
朝儀自是家世相傳竝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

王氏青箱學准之兼明禮傳贍於文辭桓玄篡位以爲
尚書祠部郎宋武帝起兵爲太尉主簿出爲山陰令有
能名預討盧循功封都亭侯宋臺建除御史中丞爲百
僚所憚自彪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職准之嘗作五言詩
范泰嘲之卿唯解彈事耳准之正色答猶差卿世載雄
狐坐世子左衛率謝靈運殺人不舉免官武帝受命拜
黃門侍郎永初中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
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
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爲制江左以來準晉朝施用
搢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寧

臧著自前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卽物情以立義爲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元嘉中歷位侍中都官尚書改領吏部出爲丹陽尹准之究識舊儀問無不對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錄尚書事每歎曰何須高論玄虛正得如王准之兩三人天下便足然寡風素情稍急不爲時流所重撰儀注咸見遵用卒贈太常子輿之征虜主簿輿之子進之仕齊位給事黃門侍郎扶風太守梁武帝之舉兵也所在響應隣郡多請進之同遣脩謁進之曰非吾志也竟不行武帝嘉之梁臺建歷尚書左丞廣平天門二郡太守左衛將軍封建寧公

進之子清位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鎮東府長史新野東陽二郡太守安南將軍封中盧公承聖末陳武帝殺太尉王僧辯遣文帝攻僧辯壻杜龕龕告難於清引兵援龕大敗陳文帝於吳興追奔至晉陵時廣州刺史歐陽頎亦同清援龕中更改異殺清而歸陳武帝子猛猛字世雄本名勇五歲而父清遇害陳文帝軍度浙江訪之將加夷滅母韋氏攜之遁于會稽遂免及長勤學不倦博涉經史兼習孫吳兵法以父遇酷終文帝之世不聽音樂蔬食布衣以喪禮自處宣帝立乃始求位太建初釋褐鄱陽王府中兵參軍再遷永陽王府錄事參

軍猛慷慨常慕功名先是上疏陳安邊拓境之策甚見
嘉納至是詔隨大都督吳明徹略地以軍功封應陽縣
子累遷太子右衛率徙晉陵太守威惠兼舉姦盜屏跡
富商野次云以付王府君郡人歌之以比漢之趙廣漢
至德初徵爲左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深見信重時孔
範施文慶等竝相與比周害其梗直議將出之而未有
便會廣州刺史馬靖不受徵乃除猛都督東衡州刺史
領始興內史與廣州刺史陳方慶共取靖猛至卽禽靖
送建鄴進爵爲公加先勝將軍平越中郎將大都督發
廣桂等二十州兵討嶺外荒梗所至皆平禎明二年詔

授鎮南大將軍都督二十四州諸軍事尋命徙鎮廣州
未之鎮而隋師濟江猛總督所部赴援時廣州刺史臨
汝侯方慶西衡州刺史衡陽王伯信竝隸猛督府各觀
望不至猛使高州刺史戴智烈清遠太守曾孝遠各以
輕兵就斬之而發其兵及聞臺城不守乃舉哀素服藉
藁不食歎曰申包胥獨何人哉因勒兵緣江拒守以固
誠節及審後主不死乃遣其部將辛昉馳驛赴京師歸
款隋文帝大悅謂昉曰猛懷其舊主送故情深卽是我
之誠臣保守一方不勞兵甲又是我之功臣卽日拜昉
開府儀同三司仍詔猛與行軍總管韋洸便留嶺表經

略猛母妻子先留建鄴因隨後主入京詔賜宅及什物甚厚別賚物一千段及遣璽書勞猛仍討平山越馳驛奏聞時文帝幸河東會猛使至大悅楊素賀因曰昔漢武此地聞喜用改縣名王猛令者告捷遠符前事於是又降璽書褒賞以其長子繕爲開府儀同三司猛尋卒於廣州文帝聞而痛之遣使弔祭贈上開府儀同三司封歸仁縣公命其子繕襲仍授普州刺史仁壽元年繕弟續表陳猛志求葬關中詔許之仍贈使持節大將軍宋州刺史三州諸軍事諡曰成納之弟瓌之字道茂位司空諮議參軍瓌之子逡之

逡之字宣約少禮學博聞仕宋位吳令昇明末尚書右僕射王儉重儒術逡之以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參定齊國儀禮初儉撰古今喪服集記逡之難儉十條更撰世行五卷國學久廢齊建元二年逡之先上表立學轉國子博士又兼著作永明起居注後位南康相光祿大夫加給事中逡之率素衣裳不澣几案塵黑年老手不釋卷建武二年卒從弟珪之位長水校尉撰齊職儀永明九年其子中軍參軍顥啓上其書凡五十卷詔付祕閣志行案貧世法則不計宋齊數大加錄中興遺素字休業彬五世孫而逡之族子也高祖翹之晉光祿

大夫曾祖望之祖泰之竝不仕父元弘位平固令素少
 有志行家貧母老隱居不仕宋孝建大明泰始中屢徵
 不就聲譽甚高山中有竄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
 甚醜素乃為竄賦以自况卒年五十四據齊鄰謝承
 論曰昔晉初度江王導本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
 滅觀夫晉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得豈唯
 世祿之所傳乎及于陳亡之年淮流實竭曩時人物掃
 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智識之
 所謀乎劍重謝謝安之以晉計源兼尚書式丞參軍齊
 南史卷二十四甄學軒開山宋封吳今長洲末尚書古

南史卷二十四考證

王延之傳即敕材官為起三間齋屋○材監本誤校今
 从各本改

王鎮之傳晉司州刺史胡之之從孫○孫監本誤祖今
 訂正

王思遠傳與廬江何昌寓沛郡劉璣上表理之○寓監
 王本訛寓今改正

七世孫也相

德少沉審有意

之敗仲德年

大史會編卷之四
有志行家實事
不就聲譽其高
甚本游寓今知五

王恩鼓爵與靈口
減臨五符代

王懿之與晉臣陳
地从谷本

王或之與南朝林
三問齊

南史卷二十四考證

南史卷二十五

晉以唐符燔李
延同技並壽之骨肉撰數來

列傳第十五

山嶽王懿孫撫到彥之撫子沉沉從兄慨

為賢垣護之弟崇祖從父閔崇祖從兄榮祖

蘇太張興世子欣泰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自言漢司徒允弟幽州刺史懋

七世孫也祖宏仕石季龍父苗仕苻堅皆至二千石仲

德少沉審有意略事母甚謹學通陰陽精解聲律苻氏

之敗仲德年十七及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

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臥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飢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食畢欲行而暴雨莫知津逗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度水仲德隨後得濟與叡相及度河至滑臺復爲翟遼所留使爲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乃棄遼奔太山遼追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乘火行百許里以免晉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名犯晉宣元二帝諱故皆以字行叡字元德北土重同姓並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若有一人不至者以爲不義不

爲鄉邑所容仲德聞王愉在江南貴盛是太原人乃遠來歸愉愉接遇甚薄因至始熟投桓玄值玄篡見輔國將軍張暢言及世事仲德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濟大事元德果勁有計略宋武帝甚知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玄仲德聞其謀謂元德曰天下事不可不密且兵亦不貴遲巧玄情無遠慮好冒夜出入今取之正須一夫力耳事泄元德爲玄誅仲德竄走會義軍剋建鄴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帝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相對號慟追贈元德給事中封安復縣侯以仲德爲鎮軍中兵參軍武帝伐廣固仲德

爲前驅戰輒破之大小二十餘戰盧循寇逼衆議並欲
遷都仲德正色曰今天子當陽南面明公命世作輔新
建大功威震六合祇寇豕突恃我遠征旣聞凱入將自
奔散今日投草莽則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
若立請從此辭帝悅及武帝與循戰於左里仲德功冠
諸將封新淦縣侯義熙十二年北伐進仲德征虜將軍
加冀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事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
軍王鎮惡向洛陽寧朔將軍劉遵考建武將軍沈林子
出石門寧朔將軍朱超石胡藩向牛城咸受統於仲德
仲德率龍驤將軍朱牧寧遠將軍竺靈秀嚴綱等開鉅

野入河乃總衆軍進據潼關長安平以仲德爲太尉諮
議參軍武帝欲遷都洛陽衆議咸以爲宜仲德曰非常
之事人所駭今暴師經載士有歸心故當以建鄴爲王
基遷都宜候文軌大同帝深納之使衛送姚泓先還彭
城武帝受命累遷徐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中到彥之北
侵仲德同行魏棄河南司兗三州平定三軍咸喜而仲
德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僞必墮其計諸軍進屯
靈昌魏軍於委粟津度河虎牢洛陽並不守彥之聞二
城並沒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陽旣敗虎牢無以自立
理數必然也去我猶自千里滑臺尚有強兵若便捨舟

士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乃回軍沿
濟南歷城步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仲德坐免官尋與
檀道濟救滑臺糧盡乃歸自是復失河南九年又爲徐
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
童子像於塔中以在河北所遇也進號鎮北大將軍十
五年卒謚曰桓侯亦於廟立白狼童子壇每祭必祠之
子正循嗣爲家僮所殺仲德兄孫文和景和中爲征北
義陽王昶府佐昶於彭城奔魏部曲皆散文和獨送至
界上昶謂曰諸人皆去卿有老母何獨不去文和乃去
昇明中爲巴陵內史沈攸之事起文和斬其使馳白齊

武帝及齊永明年中歷青冀兗益四州刺史
到彥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也宋武帝
討孫恩以鄉里樂從每有戰功義旗將起彥之家在廣
陵臨川武烈王道規剋桓弘彥之時近行聞事捷馳歸
而道規已南度江倉卒晚方獲濟及至京口武帝已向
建鄴孟昶居守留之及見武帝被責不自陳昶又不申
理故不加官義熙元年補鎮軍行參軍六年盧循逼都
彥之與檀道濟掩循輜重與循黨荀林戰敗免官後以
軍功封徂山縣子爲太尉中兵參軍驃騎將軍道憐鎮
江陵以彥之爲驃騎諮議參軍尋遷司馬南郡太守又

從文帝西鎮除使持節南蠻校尉武帝受命進爵爲侯
彥之佐守荆楚垂三十載威信爲士庶所懷及文帝入
奉大統以徐羨之等新有篡虐懼欲使彥之領兵前驅
彥之曰了彼不貳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旣不
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會雍州刺
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羨之等欲卽以彥之
爲雍州上不許徵爲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下
謝晦已至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
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利劍名刀以與晦
晦由此大安元嘉三年討晦進彥之鎮軍於彭城洲戰

不利咸欲退還夏口彥之不回會檀道濟至晦乃敗走
江陵平因監荊州州府事改封建昌縣公其秋遷南豫
州刺史監六州諸軍事鎮歷陽上於彥之恩厚將加開
府欲先令立功七年遣彥之制督王仲德竺靈秀尹冲
段宏趙伯符竺靈真庾俊之朱脩之等北侵自淮入泗
泗水滲日裁行十里自四月至七月始至東平須昌縣
魏滑臺虎牢洛陽守兵並走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
冲守虎牢杜驥守金墉十年魏軍向金墉城次至虎牢
杜驥奔走尹冲衆潰而死魏軍仍進滑臺時河冰將合
糧食又罄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將士疾疫乃回軍

焚舟步至彭城初遣彥之資實甚盛及還凡百蕩盡府藏爲空文帝遣檀道濟北救滑臺收彥之下獄免官兖州刺史竺靈秀奔軍伏誅明年夏起爲護軍九年復封邑固辭明年卒乃復先戶邑諡曰忠公孝建三年詔彥之與王華王曇首配食文帝廟庭長子元度位益州刺史少子仲度嗣位驃騎從事中郎兄弟並有才用皆早卒仲度子撝

品才調流瞻善納交游愛伎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撝頗怨帝令有司誣奏將殺之撝入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繫尚方奪封與弟賁撝由是更以貶素自立明帝崩弟賁讓封還撝朝議許之弟遁元徽中爲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應朝廷遁猶豫見殺遁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持聖敕其家門須臾而滅明日而遁死問至撝懼詣齊高帝謝卽板撝武帝中軍諮議參軍建元初國除武帝卽位累遷司徒左長史宋時武帝與撝同從宋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撝得早青瓜與上對剖食之上又數游撝家

懷其舊德至是一歲三遷永明元年爲御史中丞車駕幸丹陽郡宴飲搗侍舊酒後狎侮同列謂庾杲之曰蠢爾蠻荆其俗鄙復謂虞悰曰斷髮文身其風陋王晏旣貴雅步從容又問曰王散騎復何故爾晏先爲國常侍轉員外散騎郎此二職清華所不爲故以此嘲之王敬則執槓查以刀子削之又曰此非元徽頭何事自契之爲左丞庾杲之所糺以贖論再遷左衛將軍隨王子隆帶彭城郡搗問訊不脩部下敬爲有司舉免官後爲五兵尚書廬陵王中軍長史卒子沆嗣沆字茂瀼幼聰敏五歲時父搗於屏風抄古詩沆請教

讀一遍便能諷誦及長善屬文工篆隸美風神容止可悅梁天監初爲征虜主簿東宮建以爲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待詔沆通籍焉武帝宴華光殿命羣臣賦詩獨詔沆爲二百字三刻便成沆於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馬管東宮書記及散騎省優策文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者爲侍郎以沆爲殿中曹侍郎此曹以文才選沆從父兄漑洽並有才名時相代爲之見榮當世遷太子中舍人沆爲人謙敬口不論人短任昉范雲皆與善後卒於北中郎諮議參軍所著詩賦百餘篇沆字茂瀼幼聰敏五歲時父搗於屏風抄古詩沆請教

漑字茂灌，撫弟子也。父坦，齊中書郎。漑少孤貧，與兄沼、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坦提攜漑、洽二人，廣為聲價。所生母魏本寒家，悉越中之資為二兒推奉。昉梁天監初，昉出守義興，要漑、洽之郡。為山澤之遊，昉還為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漑、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真人遊，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臺聚，萬古信為儔。」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脩。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劉。時謂昉為任君比漢之三君，到則漑兄弟。

也。除尚書殿中郎，後為建安太守。昉以詩贈之，求二衫段云：「鐵錢兩當一百，易代名實為惠。當及時無待涼秋，日漑荅云：「余衣本百結，閩中徒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夫貪。還為太子中舍人。漑長八尺，眉目如點，白皙美鬚髯，舉動風華，善於應答。上用為通事舍人，中書郎兼吏部太子中庶子，湘東王繹為會稽太守，以漑為輕車長史，行府郡事。武帝勅繹曰：「到漑非直為汝行事，足為汝師。漑嘗夢武帝，遍見諸子，至湘東而脫帽與之。於是密敬事焉。遭母憂，居喪盡禮，所處廬間方四尺，毀瘠過人。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歷御史中丞、都官左戶二

尚書掌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漑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漑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敬容日方貴寵人皆下之漑忤之如初漑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爲譏云後省門鴟尾被震漑左遷光祿大夫所莅以清白自脩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後爲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表求列武帝所撰正言於學請置正言助教二人學生二十人尚書左丞賀琛又請加置博士一人漑特被武帝賞接每與對棊從夕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詩嘲之曰狀若喪

家狗又似懸風槌當時以爲笑樂漑第居近淮水齋前山池有奇疆石長一丈六尺帝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漑並輸焉未進帝謂朱异曰卿謂到漑所輸可以送未斂板對曰臣旣事君安敢失禮帝大笑其見親愛如此石卽迎置華林園宴殿前移石之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到公石也漑奕棊入第六品常與朱异韋黯於御坐校棊比勢復局不差一道後因疾失明詔以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就第養疾漑少有美名遂不爲僕射人爲之恨漑澹如也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初與弟洽恒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爲寺蔣山有延賢寺漑家世

所立漑得祿俸皆充二寺因斷腥膻終身蔬食別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武帝每月三致淨饌恩禮甚篤性不好交游唯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臥疾門可羅雀唯三人每歲時恒鳴騶枉道以相存問置酒極歡而去以太清二年卒臨終託張劉勒子孫薄葬之禮曰氣絕便斂斂以法服先有冢竈斂竟便葬不須擇日凶事必存約儉孫姪不得違言便屏家人請僧讀經贊唄及卒顏色如恒手屈二指卽佛道所云得果也時朝廷多事遂無贈諡有集二十卷行於時子鏡鏡字圓照初在孕其母夢懷鏡及生因以名焉鏡五歲便口授爲

詩婉有辭况位太子舍人作七悟文甚美先漑卒鏡子蓋早聰慧位尚書殿中郎嘗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以示漑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絹二十疋後漑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漑曰得無貽厥之力乎又賜漑連珠曰硯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其見知賞如此後除丹尹丞太清亂赴江陵卒漑弟洽

洽字茂汭清警有才學父坦以洽無外家乃求娶於羊玄保以爲外氏洽年十八爲徐州迎西曹行事謝朓文

章盛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每稱其兼資文武朏後爲
吏部欲薦之洽覩時方亂深相拒絕遂築室巖阿幽居
積歲時人號曰居士任昉與洽兄沼漑並善嘗訪洽於
田舍歎曰此子日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梁武帝嘗問
待詔丘遲曰到洽如何沆漑遲曰正情過於沆文章不
減漑加此清言殆將難及卽召爲太子舍人御幸華光
殿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宴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爲工
賜絹二十疋上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曰臣常竊議
宋得其武梁得其文遷司徒主簿直待詔省勅使抄甲
部書爲十二卷遷尚書殿中郎後爲太子中舍人與庶

子陸倕對掌東宮管記俄爲侍讀侍讀省仍置學士二
人洽充其選遷國子博士奉勅撰太學碑累遷尚書吏
部郎請託不行徙左丞準繩不避貴戚時帝欲親戎軍
國禮容多自洽出尋遷御史中丞號爲勁直少與劉孝
綽善下車便以名教隱穢首彈之孝綽託與諸弟書實
欲聞之湘東王公事左降猶居職舊制中丞不得入尚
書下舍洽兄漑爲左戶尚書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省
詳決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漑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相
別也出爲尋陽太守卒贈侍中諡理子洽美容質善言
吐弱年聽伏曼容講未嘗傍膝伏深歎之文集行於世

子仲舉

仲舉字德言無他藝業而立身耿正仕梁爲長城令政號廉平陳文帝居鄉里嘗詣仲舉時天陰雨仲舉獨坐齋內聞城外有簫鼓聲俄而文帝至仲舉異之乃深自結帝又嘗因飲夜宿仲舉帳中忽有神光五采照于室內由是祇事益恭及侯景平文帝爲吳興太守以仲舉爲郡丞與潁川庾持俱爲文帝賓客文帝嗣位授侍中參掌選事天嘉元年守都官尚書封寶安縣侯三年遷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參掌如故改封建昌縣侯仲舉旣無學術朝章非其所長選舉引用皆出自袁樞性疎簡

不干時務與朝士無所親狎但聚財酣飲而已文帝積年寢疾不親萬機尚書中書事皆使仲舉斷決天康元年遷侍中尚書僕射文帝疾甚入侍醫藥及帝崩宣帝受遺爲尚書令入輔仲舉與左丞王暹中書舍人劉師知殷不佞以朝望有歸乃遣不佞宣旨遣宣帝還東府事發師知下獄賜死暹不佞並付推乃以仲舉爲貞毅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初仲舉子郁尚文帝妹信義長公主官至中書侍郎出爲宣城太守文帝配以士馬是年遷南康內史以國哀未之任仲舉旣廢居私宅與郁皆不自安時韓子高在都人馬素盛郁每乘小輿蒙婦人

衣與子高謀子高軍主告其事宣帝收子高仲舉及郁並於獄賜死郁諸男女帝甥獲免

垣護之字彥宗略陽垣道人族姓豪強石季龍時自略陽徙鄴祖敞仕苻氏為長樂國郎中令伯父遵父苗仕慕容超並見委任遵為尚書苗為京兆太守宋武帝圍廣固遵苗踰城歸降並以為太尉行參軍元嘉中遵為員外散騎常侍苗屯騎校尉仍家下邳護之少倜儻不拘小節形狀短陋而氣幹強果元嘉初為殿中將軍隨到彥之北侵魏彥之將回師護之書諫彥之不納散敗而歸文帝聞而善之累遷鍾離太守隨王玄謨入河

玄謨攻滑臺護之百舸為前鋒進據石濟及魏救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之不見從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而魏軍悉牽玄謨水軍大艘連以鐵鑠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鑠以長柯斧斷之魏人不能禁唯失一舸餘舸並全留戍麋溝城還為江夏王義恭驃騎戶曹參軍戍淮陰領濟北太守三十年文帝崩還屯歷下孝武入討率所領馳赴帝以為冀州刺史及南郡王義宣反兗州刺史徐遺寶護之妻弟也與護之書勸使同逆護之馳使以聞率軍隨沈慶之等擊魯爽義宣率大眾至梁山與王玄謨相持柳元

景率護之及護之弟詢之柳叔仁鄭琨等出鎮新亭玄
謨求上遣元景等進據南州護之水軍先發大破賊將
龐法起元景乃以精兵配護之追討會朱脩之已平江
陵至尋陽而還遷徐州刺史封益陽縣侯後拜青冀二
州刺史鎮歷城大明二年徵爲右衛將軍還於道聞竟
陵王誕據廣陵反護之卽率部曲受車騎大將軍沈慶
之節度事平轉臨淮太守徙豫州刺史護之所莅多聚
斂賄貨七年坐下獄免官明年起爲太中大夫未拜以
憤卒諡壯侯

崇祖字敬遠一字僧寶護之弟子也父詢之驍敢有氣

力元凶弑逆嗣輔國將軍張柬時張超手行大逆亦領
軍隸柬詢之規殺之慮柬不同柬宿有此志又未測詢
之同否互相觀察會超來論事柬色動詢之覺之卽共
定謀遣召超超疑之不至改宿他所詢之不知逕往斫
之殺其僕於牀因與柬南奔時孝武已卽位以爲積射
將軍梁山之役力戰中流矢卒贈冀州刺史崇祖年十
四有幹略伯父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大吾門後隨徐
州刺史薛安都入魏尋又率門宗據胸山歸宋求淮北
立功明帝以爲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封下邳子及齊
高帝鎮淮陰崇祖時戍胸山旣受都督祇奉甚至帝以

其武勇善待之崇祖謂其妹夫皇甫肅曰此真吾君也遂密布誠節高帝威名已著宋明帝尤所忌疾徵爲黃門郎規害高帝崇祖建策以免由是甚見親參豫密謀元徽末高帝懼禍令崇祖入魏崇祖卽以家口託皇甫肅勒數百人將入魏界更聽後旨會蒼梧廢召崇祖還都及齊高帝新踐阼恐魏致討以送劉昶爲辭以爲軍衝必在壽春非崇祖莫可爲捍徙爲豫州刺史監豫司二州諸軍事封望蔡侯建元二年魏遣劉昶攻壽春崇祖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使數千人守之謂長史封延伯曰虜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

一激急逾三峽自然沉溺豈非小勞而大制邪及魏軍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內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手自轉式日晡時決小史埭水勢奔下魏攻城之衆溺死千數大衆退走初崇祖於淮陰見高帝便自比韓白唯上獨許之及破魏軍啓至上謂朝臣曰崇祖恒自擬韓白今真其人也進爲都督崇祖聞陳顯達李安人皆增給軍儀乃啓求鼓吹橫吹上敕曰韓白何可不與衆異給鼓吹一部崇祖慮魏復攻淮北啓徙下蔡戍於淮東其冬魏果欲攻下蔡及聞內徙乃揚聲平除故城衆疑魏當於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鎮咫尺

魏豈敢置戍實是欲除此城正恐奔走殺之不盡耳魏果夷掘下蔡城崇祖大破之武帝即位為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初豫章王有盛寵武帝在東宮崇祖不自附及破魏軍詔使還朝與共密議武帝疑之曲加禮待酒後謂曰世間流言我已豁懷抱自今已後富貴見付也崇祖拜謝及去後高帝復遣荀伯玉敕以邊事受旨夜發不得辭東宮武帝以為不盡誠心銜之永明元年詔稱其與荀伯玉構扇邊荒誅之故人無敢至者獨有前豫州主簿夏侯恭叔出家財為殯時人以比樂布恭叔譙國人崇祖為豫州聞其才義辟為主簿兼掌書翰高

帝即位方鎮皆有賀表王儉見崇祖啓咨嗟良久曰此恭叔辭也時宋氏封爵隨軍遷改恭叔以柳元景中興元勲劉劭殞身王事不宜見廢上表論之甚有義理事雖不從優詔見答後為竟陵令惠化大行木連理上有光如燭咸以善政所致

榮祖字華先崇祖從父兄也父諒之宋北中郎府參軍榮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宋孝建中為後軍參軍伯父豫州刺史護之子襲祖為淮陽太守孝武以事徙之嶺南護之不食而

死帝疾篤又使殺襲祖臨死與榮祖書曰弟嘗勸我危
行言遜今果敗矣明帝初卽位四方反除榮祖冗從僕
射遣還徐州說刺史薛安都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使
君今不同八百諸侯如下官所見非計中也安都曰今
京都無百里地莫論攻圍取勝自可相拍手笑殺且我
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
同正是速死無能爲也安都曰不知諸人云何我不畏
此大蹄馬在近急便作計榮祖被拘不得還因爲安都
將領安都引魏軍入彭城榮祖攜家屬南奔朐山齊高
帝在淮陰榮祖歸附高帝保持之及宋明帝崩高帝書

送榮祖詣僕射褚彥回除東海太守彥回謂曰蕭公稱
卿幹略故以郡相處榮祖善彈登西樓見翔鵠雲中謂
左右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脫盡墜地無傷養毛
生後飛去其妙如此元徽末蒼梧凶狂恒欲危害高帝
帝欲奔廣陵起事荀伯玉等皆贊成之榮祖諫曰領府
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廣陵人一旦閉
門不相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恐便有叩臺門者
公事去矣蒼梧明夕自至領府扣門欲害帝帝嘗以書
案下安鼻爲楯以鐵爲書鎮如意甚壯大以備不虞欲
以代杖蒼梧至府而日且申令夕須至言處作適還當

取奴尋遇殺齊高帝謂榮祖曰不用卿言幾無所成豫
佐命勳封將樂縣子永明二年爲尋陽相南新蔡太守
被告作大形棺材盛仗使鄉人載度江北案驗無實見
原後拜兗州刺史初巴東王子響事方鎮皆啓稱子響
爲逆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政應云劉寅等孤負恩獎逼
迫巴東使至於此時諸啓皆不得通事平後上乃省視
以榮祖爲知言九年卒從弟歷生亦爲驍將位太子右
率性苛暴與始安王遙光同反伏誅蓋聖祖無善手
閔字叔通榮祖從父也父遵位員外常侍閔爲宋孝武
帝南中郎參軍孝武帝卽位以爲交州刺史時交土全

實閔罷州還資財鉅萬孝武末年貪慾刺史二千石罷
任還都必限使獻奉又以捕戲取之要令罄盡乃止閔
還至南州而孝武晏駕擁南資爲富人明帝初以爲司
州刺史北破薛道標封樂鄉縣男出爲益州刺史蜀還
之貨亦數千金先送獻物傾西資之半明帝猶嫌其少
及閔至都詣廷尉自簿先詔獄官留閔於是悉送資財
然後被遣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賧時人謂
閔被賧刺史歷度支尚書衛尉齊高帝輔政使褚彥回
爲子晃求閔女閔辭以齊大非偶帝雖嘉其退讓而心
不能歡卽以晃婚王仙女謂豫章王嶷曰前欲以白象

與垣公婚者重其夷澹事雖不遂心常依然白象晃小
字也及高帝卽位以有誠心封爵如故卒於金紫光祿
大夫諡曰定子禧伯襲爵禧伯少負氣豪俠妙解射雉
尤爲武帝所重以爲直閣將軍與王文和俱任頗以地
勢陵之後出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時文和爲益州刺
史曰每憶昔日俱在閣下卿時視我如我今日見卿因
誣其罪馳信啓之又輒遣蕭寅代禧伯爲郡禧伯亦別
遣啓臺閉門待報寅以兵圍之齊明帝輔政知其無罪
不欲乖文和乃敕禧伯解郡還爲寅軍所躡束手受害
閔弟子曇深以行義稱爲臨城縣罷歸得錢十萬以買

宅奉兄退無私蓄先是劉楷爲交州謂王儉曰欲一人
爲南土所聞者同行儉良久曰得之矣昔垣閔爲交州
閔弟閱又爲九真郡皆著信南中羽林監曇深者閱之
子也雅有學行當令同行及隨楷未至交州而卒儉惆
悵良久曇深妻鄭氏字獻英滎陽人時年二十子文凝
始生仍隨楷到鎮晝夜紡織傍無親援年旣盛美甚有
容德自厲冰霜無敢望其門者居一年私裝了乃告楷
求還楷大驚曰去鄉萬里固非孀婦所濟遂不許鄭又
曰垣氏羈魂不反而其孤藐幼妾若一同灰壤則何面
目以見先姑因大悲泣楷愴然許之厚爲之送於是間

關危險遂得至鄉葬畢乃曰可以下見先姑矣時文凝年甫四歲親教經禮訓以義方州里稱美又有吳興丘景賓字彥先亦以節義聞父康祖無錫令亡後僮僕數十人及宅宇產畜景賓悉議與兄鎮之鎮之又推齋屋三間與之亦不肯受太守孔山士歎曰聞柳下惠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復見之矣終於奉朝請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也本單名世宋明帝益爲興世少家貧白衣隨王玄謨伐蠻後隨孝武鎮尋陽補南中郎參軍督護從入討元凶及南郡王義宣反又隨玄謨出梁山有戰功明帝卽位四方反叛進興世龍驤將軍

領水軍拒南賊時臺軍據赭圻朝廷遣吏部尚書褚彥回就赭圻行選是役也皆先戰授位檄板不供由是有黃紙札南賊屯在鵠尾旣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張地勝今以奇兵潛出其上使其首尾周惶進退疑阻糧運艱礙乃制勝之奇沈攸之吳喜並贊其計分戰士七千配之興世乃令輕舸泝流而上旋復回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爲之防賊帥劉胡聞興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興世何人欲據我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唯有錢溪可據乃往據之及劉胡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而氣

驟盛矣夫驟既力盡盛亦易衰此曹劌所以破齊也將士不得妄動賊來轉近興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擊走之袁顛愠曰賊據人肝藏裏云何得活是月朔赭圻軍士伐木爲柵於青山遇一童子曰賊下旬當平無爲自苦忽不見至是果敗興世又過其糧道賊衆漸飢劉胡棄軍走袁顛仍亦奔散興世遂與吳喜共平江陵遷右軍將軍封作唐縣侯歷雍州刺史左衛將軍以疾徙光祿大夫尋卒興世居臨沔水自襄陽以下至于江二千里先無洲嶼興世初生當其門前水中一旦忽生洲年年漸大及興世爲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父仲

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欲將往襄陽愛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欲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興世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興世咸撤而行子欣泰欣泰字義亨不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年十餘詣吏部尚書褚彥回彥回問張郎弓馬多少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彥回甚異之歷諸王府佐宋元徽中興世在家擁雍州還資見錢三千萬蒼梧王自領人劫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病卒欣泰兄欣華時爲安成郡欣泰

悉封餘財以待之齊建元初爲尚書都官郎武帝與欣泰早款遇及卽位以爲直閣將軍後爲武陵內史坐賊私殺人被糾見原還復爲直閣步兵校尉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輒著鹿皮冠納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啓武帝帝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後從駕出新林敕欣泰廉察欣泰停仗於松樹下飲酒賦詩制局監呂文度以啓武帝帝大怒遣出數日意釋召謂曰卿不樂武職當處卿清貴除正員郎出爲鎮軍南中兵參軍南平內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上遣中庶子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爲副欣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

南逆歲行軍兵家深忌若且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從進江津尹略等見殺事平欣泰徙爲隨王子隆鎮西中兵改領河東內史子隆深相愛重數與談宴意遇與謝朓相次典籤密啓之武帝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接松山欣泰負弩射雉恣情閑放聲伎雜藝頗多開解明帝卽位爲領軍長史遷諮議參軍上書陳便宜二十條其一條言宜毀廢塔寺帝病優詔報答建武二年魏圍鍾離欣泰爲軍主隨崔慧景救援及魏軍退而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疋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

古人畏之死地兵不可輕也慧景乃聽過時領軍蕭坦之亦援鍾離還啓明帝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帝以此皆不加賞四年出爲永陽太守永元初還都崔慧景圍城欣泰入城守備事寧除廬陵王安東司馬梁武帝起兵東昏以欣泰爲雍州刺史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太子右率胡松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閣將軍鴻選舍德主帥苟勵直後劉靈運等並同契會帝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等十餘人相送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坐斫元嗣頭墜果

杵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數創手指皆墜居士踰墻得出茹法珍亦散走還臺靈秀仍往石頭迎建安王寶寅率文武數百唱警蹕至杜姥宅欣泰初聞事發馳馬入宮冀法珍等在外城內處分必盡見委因行廢立旣而法珍得返處分關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城外衆尋散少日事覺欣泰胡松等皆伏誅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屋瓦墜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得方伯耳死時年三十六

論曰王仲德受任二世能以功名始終入關之役檀王

咸出其下元嘉北討則受督於人有蘭生之志而無關
公之憤長者哉道豫雖地居豐沛榮非恩假時歷四代
人焉不絕文武之道不墜斯門殆為優矣垣氏宋齊之
際世著武節崇祖陳力疆場以韓白自許竟而杜郵之
酷可為痛哉興世鵲浦之奇遠有深致其垂組建旆豈
徒然也每野受其公門士封不增其秩其爵亦如
照人宮真去其爵亦如內殿公少盡良委因行獨立
資寅率文流

南史卷二十五考證

到彥之傳後以軍功封佷山縣子○佷山縣屬武陵郡
垣閎傳羽林監曇深者閎之子也○閎監本作閎查上
文云閎弟子曇深又云閎弟閎今改从閎本
張欣泰傳欣泰通涉雅俗交接多是名素○素監本誤
哀今从南本
後屋瓦墜傷額○屋瓦監本作瓦屋今改从齊書

成出其下元嘉北
公之憤長者
人為不絕之武

幾星氏望爵賤 ○星氏望本外氏星今史入齊書

東今入南本

張知泰幹州泰縣也縣俗交對於長公素 ○素望本賤

文云閩東干墨彩又云閩東閩今史入閩本

世閩幹林林盤是第香閩之干必 ○閩望本外閩查上

匪查之幹外以軍世姓如山裸干 ○外山裸誠近刻惟

南史卷二十五考證

